

黃金山宗

小俠義

黃金案

上海文書局發行

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五版

俠義小說 黃金巢 (全一册)

◎(每)◎(部)◎(定)◎(價)◎(洋)◎(一)◎(角)◎

此有著作權
必究印

編輯者 安吳胡寄塵

發行者兼 文明書局

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文明書局

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中華書局

分售處 各省中華書局

俠義
小說

黃金崇提要

安吳胡寄塵著

一富翁埋金廢宅內。臨死以遺物與子。卽暗指藏金處。忽被女僕竊去。嗣其子以事被誣入獄。得俠盜救出。尋獲藏金。並得奇女爲妻。其中事迹複雜。文筆詭奇。小說中不可多得之作。

俠義
小說
黃金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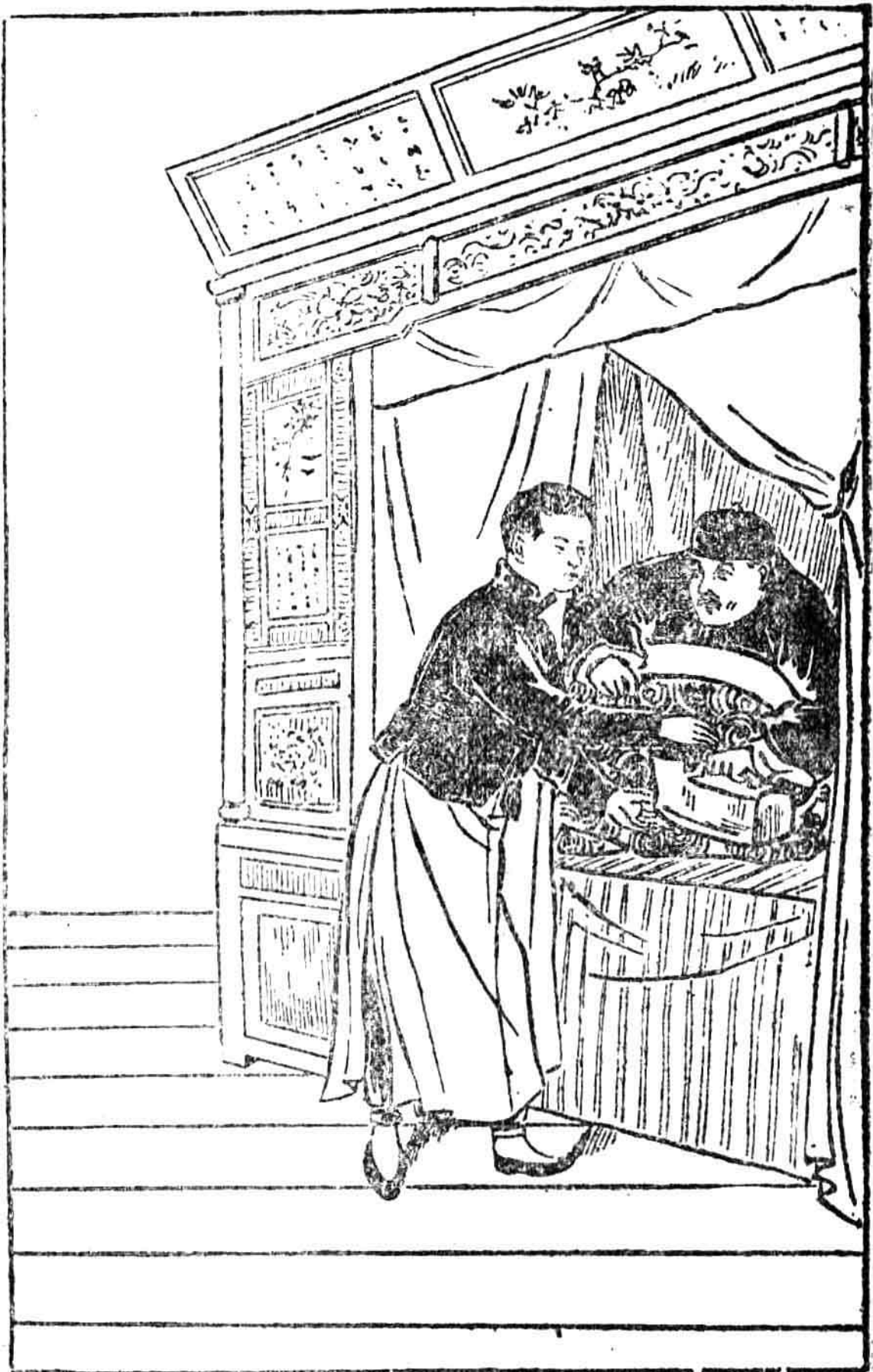
安吳胡寄塵著

前清光緒初年。河南衛輝府封邱縣金城村地方。有個著名的富翁。姓洪。名喚海如。那一天。海如病在牀上。自知病勢沈重。死在眼前。執著他兒子的手說道。小貴。眼見我病不好了。你的年紀又小。不懂人情世故。他人必乘此欺你。我平日待人接物。縱無苛刻之處。但人心不足。他們的兩隻眼睛。鎮日的釘在我的銀錢簿上。因此也將我恨得刺骨。巴不得我將辛苦所積的銀錢。供給他們大家揮霍。他們才甘心自我死後。他們越發要欺弄你了。我爲你計。

黃金崇

早蓄了一件遺物給你。你若到困苦時便可將他打開來看。但不至沒衣沒食時。切不可輕開。小貴聞說至此。含淚答道。父親只管放心。孩兒雖然年輕不解事。但是父親所遺下來的家產。合著典鋪田不下二三百萬。孩兒便是日夜的賭博喝酒。也用不了。海如歎了一口氣道。咳。小孩子到底不解事。你便是不賭博喝酒。這份家產也是不容易守的。何況你還是胡亂的揮霍麼。老實聽我的話。將這件遺物收拾好了。不要淪爲乞丐罷。說著將手指著牀底下道。你試將那物取出。小貴聞命。低首向牀底下望了一望。却是空空洞洞。不見一物。只有一把便壺。壺上堆滿塵灰。想起來也是久已廢棄的了。小貴這時心裏有些奇怪。却又不說。海如便道。

黃金崇



小貴。你看見了麼。那便壺便是了。小貴聞言。纔將這便壺拿出來。遞給海如。海如看過。復交給小貴。說道。你將他好好藏著。不要給他人看見了。小貴細看那便壺時。已用泥土將壺口封得緊緊的。正不知其中藏著何物。若說他表面時。真是醜陋不堪。自思這醜陋東西。却教我藏在那裏。正在這時。海如連喘了幾口氣。再要說話。便說不出了。只伸著一個小指。向小貴示意。原來小貴是看慣了這個記號的。一見他伸了小指。便知道是要呼他的妹子彩雲來。一面提著便壺。先走入自己房裏。隨意置在牀下。一面呼著彩雲。同去看他父親。誰知片刻之間。他父親竟趁這空兒。長別小貴和彩雲去了。小貴彩雲。便是號啕大哭。不消細說。且說洪家雖稱

巨富。家中人丁很是單弱。小貴的母親。前三年已死了。只贖得小貴和彩雲兄妹兩個。伴著老父度日。以外還有一個僕人。名喚五大。一個女僕。名喚章媽。除此主僕五人而外。更沒得第六個人。卽此一端。已可想見得海如爲人。富而吝了。這時小貴方二十歲。彩雲方十八歲。海如忽又丟了他二人。長眠而去。家況愈見凋零。海如一死。僕人傳報出去。便有他典舖裏的夥友前來料理喪事。却是件件省節。不肯多費一文。草草的開吊出殯。海如一生的事。便算完結。當時送葬的賓客。論長論短。有的說道。海如辛苦一生。結仇結怨。積下來的幾文錢。眼見他帶不到棺材裏去。只僥倖經理喪事的人。兩隻衣袋都灌飽了。又有人道。這算得甚麼。任是他們

的衣袋如米袋般大。灌滿了銀子。在海如看起來。也不過如九牛拔一毛罷。衆人之中。便又有一個紅鼻子的人接言道。哼。諸君莫說這話。我家海叔在時。便是一莖牛毛。他看得比柱子還要大。衆人看這紅鼻子時。認識是海如的親姪兒。名喚小富。一個鼻子如酒糟的魚一般。却是兩塊臉。黃如蜜蠟。他在人叢中說出這句話來。便可想見海如平時待他的恩惠了。這都是當時出殯的形情。等到夕陽滿山的時候。大家將海如送入土裏。便各各分途歸去。小貴也扶著哭喪棒兒。一步一步的回來。走到家時。已近黃昏。奔走一天。弄得困頓了。便一頭倒在牀上睡去。睡不多時。忽海如立在面前。鐵青了臉色。怒聲問道。不爭氣的孩子。我交給你的遺物。

那裏去了。小貴聞言吃了一驚。便從夢中驚醒。才知道剛才的事。乃是一夢。額上的汗淋漓如雨。睜眼看時。好像他父親的鬼影。猶在牀前閃來閃去。心裏知道父親所說的遺物。便是那把寶便壺了。連忙起身。向牀下一摸。果然這便壺已不翼而飛。這一來。真把小貴急死了。自思這件事是沒第二人知道的。我如今却不好聲張。只得暗中尋覓。第一步須找著彩雲。探探他的口氣是這樣。正在這時。便見章媽走來。小貴呼著他問彩雲小姐在那裏。章媽道。彩雲小姐麼。昨天送葬回來時。便不見了他的影子。我正要向你問。你還問我麼。小貴道。昨夜沒歸來麼。章媽道。正是。小貴道。這還了得麼。快往他房裏去看看。可有甚麼動靜。一壁說時。一壁同章

媽走入彩雲房裏。只見他滿房的器具。秩序凌亂。把衣廚打開看時。滿廚的衣服。都沒有了。金珠首飾。更不消說。小貴道。看這個情形。分明是昨天人忙手亂的時候。有賊混了進來。竊得東西而去。然而彩雲又往那裏去了。却不可解。章媽道。我却聽得一句話。從前不敢和你說。時至今日。便不得不說了。小貴道。你有甚麼語。快說來。章媽道。我平日聽得彩雲小姐說。他和你是生死的冤家。便是老爺也不愛惜他。他屢次要趁空逃走。永不做姓洪的人。只因沒個機會。所以不曾逃得脫。我在當時。也不過當他是一句笑話罷了。誰知他竟說得出。做得出。小貴道。這話可是真的麼。章媽道。誰來騙你。你不記得老爺臨死的前三天。他還和你鬪氣麼。

小貴低首沈思了一回。說道。鬪氣是有的。若說和我不容。因此逃走。這恐未必。我想他私逃時。必別有一個緣故。章媽。你可知道麼。章媽聞言。尙未回答。只見王大匆匆的奔來報道。外面有客請見。他說姓劉。從太原來的。小貴思量著。這姓劉的多半是他父親的朋友。便將彩雲的事。丟開不提。走到廳上見客。只見那姓劉的。是個大漢子。比著尋常的人。要高兩個頭。一個大肚子。一望便知。他可吃得五升米。見了小貴。操著一口陝西話。問道。這裏不是洪海翁家麼。小貴道。海如便是先嚴。姓劉的驚道。我不料海翁便作古人了。可憐我這回一來替他問候。二來向他索債。小貴道。問候是不敢。索債我也不解。我家只恨櫃少銀子多。那裏還須向人家。

借債。姓劉的道。世兄不問家事。自然是不知道。尊大人雖然擁著巨貲。却是遠方異地。轉運不靈。有時也向我們借貸。我們素知尊大人是個富而好禮的人。願意將雪白的銀子借給他。原來借給他。比放在我們箱裏還要穩當。那姓劉的話沒說完。小貴搶著說道。老伯不必多說閒話。如今只問數目幾何。當時先嚴也立個憑據。沒有姓劉的道。數目不大。不過只有十二萬。憑據也還有的。說著便從衣袋摸出一個紙條兒來。自己拿在手裏。給小貴看。小貴讀過一遍。果然不錯。上面並約定某月某日歸還。那年月便是現有的日子。字跡也是他父親的筆跡。上面用的圖章。也是他父親平時所用的。分明不是假造。小貴看到此處。便道。既然實有其事。

應該歸還。轉身回至裏面。取了兩家錢莊上的支票交給姓劉的。共計兩張。每張六萬。劉某接著當面將借約撕碎。便已起身告別。小貴問明他的廝所。說道明日去回拜。剛剛送客而歸。覲面遇見兩個如狼如虎的差役。一把將小貴拖住。說道你不是洪小貴麼。快見我老爺去。小貴聞言。嚇得說不出話來。不提防那兩個差役已將一條鐵鍊。套上小貴的頸上了。小貴至此。身不自主。只得跟著他們往衙去。到底犯了甚麼罪。自己還不知道。待到衙裏時。縣官已高坐堂上。將桌子拍得如雷般響。問小貴道。你不是逼死你的父親和妹子麼。小貴至此。早嚇得面無人色。一聞這言。更如青天霹靂。不知從那裏回答。縣官拍著桌子連問。小貴纔答道。父親

病故是有這事。妹子却還不知下落。未知是死是生。怎見得都是我逼死的。縣官道。你還要強辯麼。有你家的女僕和你家的兄弟爲證。說著吩咐一句。命差役將原告帶上來。只見原告走上來時。便是章媽和小富了。章媽供稱主人確係患了重病。那天晚上呼著小貴少爺前去教訓幾句。小貴不服。竟和他爭論起來。小姐彩雲也前來勸解。可憐彩雲本來是小貴的眼中釘。這回一見了他的面。越發暴怒。竟將彩雲擊了一掌。便擊得暈倒在地。不省人事。不多一回。老主人便嗚嗚咽咽的哭著。這一哭。竟哭得接氣不來。便此身死。這時我們弄慌了。一面救護未死的小姐。一面照管已死的老主人。忙了一夜。到第二天纔發喪。便將昨夜鬪氣的事。瞞

過不提。彩雲也爲鬪氣的人說出來。他也未免有些不是。索性也不說。畢竟他氣量小。不過待到老主人出殯的第二天。便不見了他的蹤跡。多半是自盡了。可憐小貴還是找著我們要人。我本是局外的人。他一家的事。橫豎和我不相干。所以從前毫不提起。這回被小貴逼得無路走。不得不來訴訟了。章媽供罷。縣官再問小富。小富道。我和小貴。本是叔伯兄弟。久已分居。各不相涉。這回海叔身死。我也被小貴瞞過。不知道他們鬪氣的一段事。後來聞得章媽之言。便願替章媽做個證人。因我素來知道小貴是個不肖之子。三百六十天裏。便有二百多天。和我叔父吵鬧。他和彩雲。越發是仇敵了。這時小貴跪在旁邊。聽得他們這一番誣陷的話。心